

我想起山西的家乡，山脉逶迤绵延，峰峦迭嶂，可种得上庄稼的土地很少。如今我在上海选择创业，仿佛父母亲在遥远的家乡一挥手，我这个农民的后代，眼前拥有了一片飘移的土地，变得特别金贵，将梦想降落这座岛屿。

这些年，我对“30”往上的数字异常敏感，有时情绪上会不由得抵触，迫使自己处于沉眠状态，干脆不去多想。若是面对相熟的人，又或许羞怯地低垂脑袋，似要回避一个话题。毕竟，我35岁了，踩上晚婚大龄线，对象又未着落，就这么挫在哪，最要命还连带刺着父亲母亲的心窝。

原以为手上有张大学文凭，来到上海找一份高薪工作不是一件难事，说不定还谈个上海姑娘，过年回老家显摆一下呢。但我想得有点单纯，把上海看得过于简单。事实告诉我这大城市人才济济，硕士、博士及海外留学归来人员，以及各行各业颇有建树的人才，一抓一大把。像我这种外地本科生谋一份理想职业，可想而知竞争多么激烈。然而，我没有退路，从老家山西农村出来的农民后代，也不甘于种地或打工的命。

在上海十年时间里，我至少干过六七份工作，与同事租最便宜的房子，被朋友戏谑为“老游击队员”和“房屋评估员”。尤其是应聘时，曾被人事主管奚落过。记得有一次应聘房地产公司工作，对方看了我的文凭和简历，这位美女面试人员说，你学的农业科技管理专业，上海哪有土地给你种庄稼，你们山西有煤矿，开辆机器去挖，一车皮煤炭运出去多赚钱啊。这种事经历多了，我一点不怪别人另眼相看。

最后应聘了一家种子培育公司，工作时间最长，也算是与专业接近，就是工资卡数字无明显增长，岁数却直往上窜。

那时凑巧相识一位上海姑娘，谈恋爱磨蹭了一段时间。小姑娘看我1米80的身材，被上海漂白粉自来水搓洗的宽脸庞变得肤色白皙，双眸明亮；戴副近视眼镜，显文雅；一双阔脚板，踩踏楼板起回声；说话听着舒坦。总之，姑娘对我的样貌挺对眼。但是，小姑娘的母亲认为，我是新上海人倒也罢了，可惜没有自己的一块楼板，蹬人家的地坪回声再响，只是说起来好听。

我再约会小姑娘，她不出门，稍后手机联系戛然而止。我就尊重她的选择，不打扰，各自安好。

在这家公司我认识了同事葛朝军，他是江西人，年纪和我相当。听他聊起过，他们家三代人与上海有联系，昔日上海知青去他的家乡插队，与他的爷爷有关系；他的父母亲很早就到上海打工；他自己考的是上海的大学。当初也是无房无车无高薪职业，失恋后动起了自己创业的主意。四年前，葛朝军经人介绍去了郊外一座岛屿。他第一次上岛，说满眼树木遍野，绿荫葱葱，花团锦簇，像天上掉下了一座花园。就连路边草，也没一棵无闲草，点缀着岛屿的每一处风景。葛朝军知晓了岛的来历，早在1400年前，从一片江海，一地沙洲，渔牧民迁徙垦荒。这一程，葛朝军朦胧地意识到这块土地不同凡响，瞬间恋上这座岛屿，什么职业、失恋、漂泊衍生的困惑，通通遁迹了，他想自己要做的事，也许就在这里。

葛朝军跟我谈起去岛屿承包土地，以农业科技管理拓展种养殖业，做一个新型农民，前景广阔。我被老同事鼓动得心潮澎湃，决定跟随葛朝军的路子走，去岛屿做农民。

后来，我又了解到上海郊区土地资源丰富，只是年轻人大多离开乡村往城市工作，传统种地产出少，除成本外，收入贫乏。有很多当地老人年纪大，连零星地都不种了，宁愿收一点廉价地租费。

我与葛朝军详细谈了辞职去岛屿种地的计划，他表示支持，并且帮助我联系有关部门衔接。那天我住在岛屿东部小镇民宿，几乎一夜未眠，围绕所学农业科技管理专业思考，即将从事的项目，轮廓逐渐明朗。到了第二天，由当地政府出面牵线搭桥，与一家大型农副业合作社领导洽谈，我格外地迫切和期待。

翌日，我带上两位朋友，一位是葛朝军介绍的大学教授，另一位是原单位的同事，是种子培育专家，来到岛屿中北部的海上花岛召开项目洽谈会。东部小镇出席一名分管农业副镇长，以及村主任和合作社总经理。经洽谈，如愿达成合作项目，并且当场签约。

余下一段时间，海上花岛派出一名导游，陪同我们参观。这座前卫生生态村千亩玫瑰园是AAAA景区，是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，自然资源丰富，有玫瑰花海、人文景观喜园、奇景探险乐园、庄园酒店，以及农业基地，农产品品类丰富。尤其这里的乡村振兴，由一个村庄呈现于世人面前，我在心里慨叹：多么真切！

我顿感身心轻快，话语也开始滔滔不绝。孙副镇长见我赞赏海上花岛，便笑眯咪地说：“小安呀，你以后办婚礼，就来海上花岛，红红火火的玫瑰，寓意多好啊！”

我闻孙副镇长此言，先一愣，随后道：“好，我抓紧去谈个女朋友，到时请孙副镇长和各位捧场呢。”

一行笑嘻嘻边走边聊，女导游小林听得入神，竟一时忘了讲解。离开海上花岛时，我也想好了项目名称：昌盛农业基地。

我名下承包了2000亩农业用地。这平原土地，我感觉辽阔而厚重，很显然和老家山区有别。

我想起山西的乡下，山脉逶迤绵延，峰峦迭嶂，可种得上庄稼的土地很少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家乡小煤矿是有不少，但作业条件差，危险度高，工钱少，我的父母亲就是在私人小煤矿相识。但自从生下我以后，我的父亲去了临县工厂打工，母亲在家种一份薄田，艰难拉扯着我们兄妹仨长大成人。



情事

倾诉与聆听，城市人的情感故事，请勿对号入座。



我难忘的一场情感经历

口述/安昌盛 文字整理/丁惠忠

去岛屿做农民

如今我在上海选择创业，仿佛父母亲在遥远的家乡一挥手，我这个农民的后代，眼前拥有了一片飘移的土地，变得特别金贵，将梦想降落这座岛屿。

我招募了一批分包农户，他们来自安徽、江苏、湖南、四川、河南等地，在小镇各个角落从事种养殖行当，也有打零工，拖家带口，赚的也是零碎钱，仅糊口而已。听了我为漂泊一族，是大学毕业的农业科技人才，独闯上海，来岛屿寻梦，和他们一起种地，就觉得我是实在人，愿意跟我干。

外来农户甚众，我便划出千亩农田分包出去，自己留下一半，躬耕田畴，也许这才是继续祖辈父辈的基业，恰似端起一碗饭，米粒小如掌中萤花，团团结结全是分量，既能育人，也让人饱尝生活的滋味。

东部小镇原野，在昌盛农业基地成立会议上，我说做这一代农民，时代赋予乡村振兴的新要求，并承诺：“选种育种，我负责提供；栽种农作物，统一部署，便于机械化作业；销售自行处置，也可归纳基地电子商务销售，网络直播带货；农技、植保免费指导……”

我话音刚落，分包农户拍手鼓掌。我听到给予自己的掌声，这是第一回，像是大学时代，老师在入学仪式和毕业典礼上讲话，手掌拍得通红，于是猛然感觉肩膀压上重量，再瞧瞧这些农户大多上了年纪，那眼神，既纯朴又饱经沧桑。我仿佛看到年迈的爷爷奶奶，拄着拐杖站在村口山坳里眺望远方；妹妹家两个上学的孩子，思念着广东打工的爸爸；我忆起读中小学时，等父亲回家交学费的情景。分包农户身后的情形，我稔熟于心，这里的每一个人，都像是我的亲人。

昌盛农业基地以种植水稻、麦子、玉米为主要农作物，间种西瓜及开挖鱼塘、蟹塘和虾塘。去年收成初见成效，我对前景更加乐观。

我的母亲被我从老家接来了，她几乎天天在催婚。我因忙忽视了恋爱这件事，再说去哪里偶遇心仪的姑娘？

我不断自嘲，这难怪自己，在基地的管理团队，每个人的皮鞋、旅游鞋等一些好鞋子成了展览品，早与双足生分，都积了一层灰尘。平常穿着黄胶鞋或黑雨鞋，随时出现在田间地头，分包户的工棚里，迈不出千亩田地，姑娘又不是一朵结穗的稻花，哪去找！

初来时，我脸白手嫩，一身帅气。泥土风尘里泡了两年，我懒得收拾自己，胡子长了，用剪刀剪两下，面孔晒黑了，手茧脱了又结。

直到有一天我接了一个电话，是海上花岛导游小林打来。

小林打探消息，说“安总，什么时候过来办婚宴呀。”我哈哈一笑，忙基地事务，没有再去过海上花岛，林导游仍记得那次洽谈会。

我说：“林导游，我这边基地刚有点眉目，对象还没谈呢。”

小林说：“那巧了，安总，我要做一回红娘，你不见外吧。”

我一听心里乐了，说：“哪里哪里，感谢林导游都来不及呢。”

小林快人快语：“有你安总这句话，我就安排了，明天上午把人带过去，你是否有空？”

我愉快地说：“有空，欢迎来基地参观指导。”小林停顿一下说：“安总，是相亲！”

我道一声明白，收取手机，便急匆匆奔去小镇坐进理发店。我端坐理发椅闭眼揣摩刚才与林导游那通电话，不好意思多问，如对方要求高，怕重蹈覆辙。眼下经营一块地，依然没有一块楼板，多了几十个同甘共苦的分包农户，地租费三年后才让补交，基地投入还贷了款，有姑娘看得上自己吗？

我理完发返回基地，心中是一团散沙，别的事可以规划和实干，但爱情却毫无规律，在于自己把握，单方面说了也不算。

林导游如约而至，见我晒黑了脸，就开起玩笑：“安总，好久不见，你别一副黑脸不认我！”

我说：“这里离海风近，朝阳早起，哪有不黑脸的，但神清心暖啊。”

一番寒暄，大家都懂意思，边嬉笑边落座。林导游介绍身旁的姑娘。这位唐糖，是林导游的同乡人，大学毕业在上海工作，想挑个托付终身的恋爱对象，岂料挑久了眼花，至30岁仍单身。林导游前几日偶遇唐糖，就想到了我。

我听林导游说唐糖这个姓名，联想小时候父亲打工回家，袋里装着几颗糖，我与妹妹摀住口袋争夺打闹的情形。我觉得唐糖这人这名，那么贴近自己童年生活的想象，心里泛起甜味来。

我和唐糖互相加了微信。此后，我工作之余，更惦念这份迟到的爱情。

这岛屿之恋搁在去年初，我倒是无话可说，反正一个单身汉，多思多想又变不出另一半。而唐糖成为我的未婚妻以后，考虑的事就多了，首先要筹备婚礼，尽快摘掉老光棍这顶帽子。

忙完秋收，婚宴定在海上花岛。那天在昌盛农业基地，我的母亲听到我和唐糖决定结婚的消息，她转身去分包户那里，一口大嗓门嚷嚷：“我家儿子要结婚了，等这茬秋粮收仓，请各位去海上花岛喝喜酒，你们都是昌盛的亲人！”

这群分包户是去年聚集昌盛农业基地，听说过海上花岛是花博会期间指定接待的地方，但未进入参观。这次受邀赴喜宴，盘算着如何游览海上花岛。有一天晚上，他们各自揣着一叠钱去我的住地，将三年地租费一次性补交，且你一言我一语地说：

“安总，感谢你同意缓交地租费，但不能老拖欠着，你办婚礼需要花钱，都交上。”

“是你带一帮子人走对路，共同富裕起来，老家造了房子，娶上媳妇，嫁得汉子，孩子都能上学。”

“唐糖这位本地姑娘，又俊俏又善良，来一趟基地就送这送那，多好的人啊！”

“安总，婚礼红包赴海上花岛喜宴那天送，否则不敢空手去，羞人呐。”

……在灯光的映照下，我的黑脸膛感觉一阵阵发热，我伫立着，一句话都插不上，只是傻傻地点头和欢笑。随后，这群人跟着我一起笑，笑声荡漾，洒满宽广的粮田，似传遍这座岛屿。